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綠野仙蹤 第二十八回 會盟兄喜隨新官任 入賊巢羞見被劫妻

詞曰：顛沛流離，遠來欣會知心友。惡兄悔過。走願終禽獸。誤入樊籠，幸遇妻相救。羞顏有！倚門回首，猶把秋波溜。——右調《點絳脣》且說朱文煒、段誠，得於冰助銀□八兩，本日搭船起身。走了半月光景，到了荊州。在總兵衙門左近，尋了個店房住下。到次日早間，問店主人：「林鎮台有個姪子，是去年九月間從四川來的，叫林岱，你們可知道來了沒有？」店主人道：「去年九月間，果然有大人的家眷到來，我們又聽得兵丁們說，是大人的公子，並沒聽得說是姪子。如今衙門內大小事物，俱係公子管理，最是明白寬厚。自從他來，把林大人的氣質都變化得好了。也不曉得他的諱叫什麼。」文煒向段誠道：「這一定是林岱無疑了。」一路還剩下有□三四兩銀子，彼時四月天氣，主僕買了兩件單衣，穿在外面；又換了新鞋、新帽，寫了個手本、一個全帖，走到轅門前，向兵丁們道：「署中可有個林諱岱的麼？」兵丁道：「此係我們公子的名諱，你問怎麼！」文煒將手本、全帖交付兵丁，說道：「煩你代我通稟一聲。」兵丁們見他衣服雖然平常，光景象個有來頭的，走去達知巡捕官。巡捕看了手本，又見全帖上寫著同盟弟朱文煒，連忙教請入官廳上坐；隨即傳稟入去。少刻，吩咐出來開門，慌得大小武弁亂跳不迭。不多時，開放中門，請朱文煒入去相見。文煒忙從角門入去，遠遠見林岱如飛的跑來，大叫道：「老恩弟！真教人想殺！家父在大堂口佇候。」又向段誠慰勞了幾句。文煒見林岱衣冠整齊，

……

就該腰斬示眾！」林岱連忙提引道：「這人是朱兄弟的胞兄哩。」林桂芳道：「你當我不知麼？我有日遇著這狗攏的，定打他個稀爛！」文煒又說到被崇寧縣逐出境外，在省城東門外廟中，和段誠輪討飯吃度命。桂芳聽了，心上甚是惻然，林岱亦為淚下。後說到冷於冰畫符治病，幫助銀兩，主僕方得匍匐至此。桂芳拍手大笑，道：「世上原有好人！異日會著這冷先生，定要當長者的敬他。」又指著文煒向林岱道：「不但他在你兩口兒身上有恩惠，便是個路人苦到這步田地，我們心上也過不去！等他歇息了幾天。與他打湊一千兩銀子，先著他回去聽望家屬；他若願意，到我衙門中來更好；不願意，也罷了。」家人們拿上酒來，三人坐談了半夜，桂芳才入去。林岱同文煒連牀話舊。次日，見了嚴氏，備道原由，嚴氏更為傷感。自此飲食衣服，總如親兄弟一般看待，過了兩三天，文煒向林岱哭訴隱衷，恐怕他哥哥文魁逃離妻子，只求向桂芳說說，並不敢求助多金，只用三五□兩，回得了家鄉就罷了。林岱道：「老弟之苦，家父尚要贈送千金；愚兄嫂寧無人氣，銀子倒都現成，只是家父心性過急，老弟去得太速，未免失他敬愛之意。況他已有早打發你的話說，容愚兄遇便代為陳情。若說為知己，聚首必欲久為款留，此世俗兒女之態，非慷慨丈大也。老弟主僕二人受令兄凌虐，幾至於死；弟婦孀弱女，何堪聽其荼毒！不們老弟懸結，即愚兄嫂二人，亦時刻眉縐。再過數日，定保老弟起身。」又過了三四天，家人報道：「朝命下！」林桂芳排設香案接旨。原來是調補河南懷慶府總兵，荊州總兵係本鎮副將施隆補授。文煒聽知大喜，隨即出來拜賀。桂芳道：「隨處皆臣子效力之地；只是我離得家鄉遠，你倒離得家鄉近了。」吩咐林岱同文煒辦理交代等項。

這話按下不題，且說朱文魁日日盼望山東關解喬武舉信息，過了七八天，文書到來：「青州一府遍查，並無喬武舉其人。」文魁見仇無可報，大哭了一場，與李必壽家夫妻留了□兩銀子，拿定主意，去四川尋訪兄弟。僱了好幾天牲口，不是三兩個，就是六七個，沒有個單行的牲口；同人合伙僱，他總嫌貴。一日，尋著個價錢最賤的牲口腳戶，叫周奎，帶了三百多銀子，同周奎起身。一路上說起家中被劫的事體，並訪不著喬武舉下落話，這腳戶聽了，心中大喜！不想他是師尚詔手下的小賊。凡河南一省土農工商，推車、趕腳、肩擔、乞丐之類，內中俱有他的黨羽；別處府分還少些，惟歸德一府最多。這腳戶見他行李沉重，又是孤身，久有下手之意，只是地方不便，那裡有工夫和他四川去！今因他說起拿不住喬武舉，那晚搶親時，此人即在內。隨向文魁笑說道：「可惜此話說得遲了兩天，多走了百□餘里瞎路。」文魁道：「這是怎麼說？」腳戶道：「你若去四川尋兄弟，我就夢不著了；若說尋這喬武舉，真是手到擒來。」文魁大喜，道：「你認得他麼？」腳戶道：「我豈但認得他，連他的窩巢也知道。歸德府東夏邑縣有個富安莊兒，我們同在一處住。那邊也有六七百人家，這喬武舉日日開場窩賭，把一個家兄被他引誘得輸了好些銀錢，我正無出氣處，不意料他會做明火劫財強盜們做的事業，真是大奇！大奇！他這月前還娶了個妾來家，說是費了好幾百銀子。」文魁忙問道：「你可見過他這妾沒有？」腳戶道：「那日娶來時，我們都看見；他在門前下轎，倒好個人材兒！」文魁道：「是怎麼個人材？」腳戶道：「長挑身子，白淨瓜子面皮，臉上有幾個小麻子兒，絕好的一雙小腳，年紀不過三□上下；穿著寶藍綢襖。外罩著白布對襟褂子，白素綢裙兒。」文魁連連頓足道：「是，是極！」腳戶道：「是什麼？」文魁道：「咳！就是我的老婆，被他搶去了。」腳戶也連連頓足道：「咳！可惜那樣個俊俏堂客，這幾天被喬武舉揉擦壞了。」文魁蹙著眉頭，又問道：「這喬武舉是怎麼個樣子？」腳戶道：「是個高大身材，圓眼睛，有二□七八歲；眉臉上帶些凶狠氣。」文魁道：「越發是了！不知他這武舉是真是假？」腳戶道：「怎麼不知！富安莊兒上，還算他是有錢有勢的紳衿哩！」文魁聽罷，只急得抓耳撓腮，道：「你快同我回去稟報本縣文武官拿賊，我自多多的謝你！」腳戶道：「不是這樣說！事要往穩妥裡做。天下相同的人甚多，你驟然稟報了官，萬一不是，這誣良為盜的罪，你倒有限，我卻難說；就是官府饒放了我，喬武舉也斷斷不依我。」文魁道：「地方和他的功名俱相同也罷了，那有個男女的面貌，並身上的衣服處處皆同？不是喬武舉和我家女人是那個？快快的同我去來！」腳戶道：「只因你性兒太急，好做人不做的事，家中就弄出奇巧典故來；現吃著恁般大虧，不想還是這樣冒失。」文魁道：「依你便怎麼？」腳戶道：「依我的主意，你同我先到那邊看看，若不是強盜，除腳價之外，你送我三兩銀子，這往返也是幾天路程；若果然是強盜，你送我二□兩，我才去哩。」文魁道：「就再多些，我也願意。只是這喬賊利害，到其間反亂起來，不是我被他打壞，就是他逃跑了。況他是開賭場的人家，手下豈沒幾個硬漢子？且我素未來過，門上人也不著我去。」腳戶道：「他家日夜大開著門頑錢，哪一個人不去？你若認真他是大盜，同賭人就要拿他，六七百人家的地方，你道沒王法麼？就是本處鄉保聞知，那一個敢輕放他？何況又有我幫著你！你只到富安莊兒問問，那一個不服我和家兄的拳棒，那一個不叫聲周大哥、週二哥？」文魁聽了這許多話，說道：「我就和你去。只是此事全要借仗於你。」那腳戶拍著胸脯道：「都交在我身上！」兩人說明，同回夏邑縣。

到了一處村落，果然有四五百家人家。走入了街頭，文魁道：「這行李該安放何處？」腳戶道：「我同你寄放在人家舖子裡，要緊的東西你帶在身上。」文魁道：「倒也罷了。」隨即寄放了行李，身上帶了銀子，腳戶也安頓了牲口。兩人走到一家門首，見院中坐著幾個婦人，不敢入去。腳戶道：「有我領著，還怕什麼？」從這一家人去，彎彎曲曲，都是人家，有許多門戶。文魁有些心跳起來，要回去，腳戶道：「幾步兒就是了，回去怎麼？」又走了一處院落，方看見一座大門，原來四面都是小房子圍著，內中出入的人甚多，倒也沒人問他。腳戶道：「這就是了，快跟我來！」文魁道：「我心上好怕呀！」腳戶道：「頑錢的出入不斷，人都不怕，只你就怕了？」文魁不敢入去，腳戶拉他到了二門內，見房子、院子越發大了。有幾個人走過來，問道：「這小廝身上有多少？」腳戶笑道：「大約有三百上下。」那幾個人便將文魁捉拿。文魁喊叫起來。眾人道：「這個地方殺一萬人，也沒人管。」猛聽得一人說道：「總管吩咐，著將這個人綁入去哩。」眾人把文魁綁入第四層大廳內，見正面牀上坐著一人，正是喬武舉，兩旁帶刀劍的無數。眾人著他跪下，文魁只得跪在下面。只見喬武舉道：「這不是柏葉村那姓朱的麼？你來此做何事？」文魁那裡敢說是拿他，只得說尋訪妻子。喬大雄問道：「他身上有多少？」只見那腳戶跪下，稟道：「大約有三百上下。」大雄道：「取上來！」眾人從文魁身上搜出。大雄吩咐，著管庫的按三七分與腳戶。又向文魁道：「你老婆我收用了！倒還是個伶俐俐齒的女人，我心上著實愛他。你日前說他的腳是有講究的，果然裹得好，我今把他立了第三位夫人，寵出諸夫人之上。也算你癡心尋他一番，著你見見，你就死去也歇心。」吩咐請三夫人來，閒人退去，左右止留下七八個人。不多時，殷氏出來，打扮得花明柳媚，極豔麗

的衣裙。看見了文魁，滿面通紅。文魁此時又羞又氣，不好抬頭。喬大雄讓殷氏坐，殷氏見文魁跪在下面，未免數年的好夫妻，哭亦不敢，笑亦不忍，只得勉強坐在牀邊。大雄問文魁道：「你看見了麼？」文魁含愧應道：「看見了。」大雄吩咐左右道：「收拾了去！」大凡賊殺人謂之「收拾」。殷氏忍不住求情道：「乞將軍留他一條性命，也算他遠來一場。」說罷，有些欲哭不敢的光景。大雄呵呵大笑，道：「你到底還是舊情不斷。但此人放他回去，必壞我們夫妻；留在此地，與你又有嫌疑；也罷，著他到後面廚房內，與孩兒們燒火效力去罷。」文魁此時欲苟全性命，只得隨眾去了。

正是：

一逢知己一逢妻，同是相逢際遇非。乃弟款端賓客位，劣兄縮首做烏龜。